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三筆 第七卷（十四則）

執政辭轉官真宗天禧元年，合祭天地，禮畢，推恩百僚，宰相以下遷官一等。時參知政事三人，陳彭年自刑部侍郎遷兵部，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給事中，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。而知白獨懇辭數四，上數諭，終不能奪。王曾聞之，亦乞寢恩命。上曰：「知白無他意，但以卿為諫議大夫，班在上，己為給事中，在下，所以固辭，欲品秩有序爾。」於是從知白所請，而優加名數，進階金紫光祿大夫，並賜功臣爵邑。元祐三年四月，宰執七人，自文彥博仍前太師外，右僕射呂公著除司空、同平章軍國事，中書侍郎呂大防除左僕射，同知樞密院范純仁除右僕射，尚書左丞劉摯除中書侍郎，右丞王存除左丞，唯知樞密院安燾不遷，乃自正議大夫特轉右光祿。燾上章辭，令學士院降詔不允。學士蘇軾以為：「朝廷豈以執政六人，五人進用，故加遷秩以慰其心？既無授受之名，僅似姑息之政，欲奉命草詔，不知所以為詞，伏望從其所請。」御寶批：「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詔書進入。」燾竟辭，始免。紹興三十一年，陳康伯自右相拜左相，朱倬自參政拜右相，時葉義問知樞密院，元居俸上，不得遷，朝論謂宜進為使。學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，曾以為言，高宗不許。紹熙五年七月，主上登極，拜知樞密院趙汝愚為右相，參政陳騏除知院，同知院事餘端禮除參政，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進少傅，乃係特遷，且非覃恩，正固辭，乃止。宗室補宮壽皇聖帝登極赦恩，凡宗子不以服屬遠近，人數多少，其曾獲文解兩次者，並直赴殿試；略通文墨者，所在州量試，即補承信郎。由是入仕者過千人以上。淳熙十六年二月、紹熙五年七月，二赦皆然，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數計。偶閱《唐昭宗實錄》載一事云：「宗正少卿李克助奏：『准去年十一月赦書，皇三等以上親無官者，每父下放一人出身；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，與出身。寺司起請承前舊例，九廟子孫陪位者，每父下放一人出身，共放三百八十人。其諸房宗室等，各赴陪位納到文狀，共一千二十六人。除元不赴陪位，及不納到狀，及違寺司條疏，不取宗室充係落下外，係三百八十人，合放出身。』」予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，次年十一月南郊禮畢肆赦，其文略云：「皇三等以上親，委中書門下各擇有才行者量與改官，無官者，每父下放一人出身；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，與出身。」然則亦有三等五等親、陪位與不陪位之差別也。

孫宣公諫封禪等景德、祥符之間，北戎結好，宇內又寧，一時邪諛之臣，唱為瑞應禛祥，以罔明主，王欽若、陳彭年輩實主張之。天書既降，於是東封、西祀、太清之行，以次丕講，滿朝耆老方正之士，鮮有肯啟昌言以遏其奸佞，雖寇萊公亦為之。而孫宣公爽獨上疏爭救，於再於三，《真錄》出於欽若提綱，故不能盡載，以故後人罕稱之。予略摘其大概紀於此。

一章論西祀，曰：「汾陰后土，事不經見。漢都雍，去汾陰至近；河東者，唐王業所起之地，且又都雍，故武帝、明皇行之。今陛下經重關，越險阻，遠離京師根本之固，其為不可甚矣。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，今土木之功，累年未息，水旱作沴，飢饉居多，乃欲勞民事神，神其享之乎！明皇嬖寵害政，奸佞當塗，以至身播國屯。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，臣竊不取。今之奸臣，以先帝詔停封禪，故贊陛下，以為繼承先志。且先帝欲北平幽朔，西取繼遷，則未嘗獻一謀，畫一策以佐陛下。而乃卑辭重市，求和於契丹，釐國糜爵，姑息於保吉。謂主辱臣死為空言，以誣下罔上為己任，撰造祥瑞，假托鬼神，才畢東封，便議西幸。以祖宗艱難之業，為佞邪僥倖之資，巨所以長歎而痛哭也！」

二章論爭言符瑞，曰「今野雕山鹿，並形奏簡，秋早冬雷，率皆稱賀。

將以欺上天，則上天不可欺；將以愚下民，則下民不可愚；將以惑後世，則後世必不信。腹非竊笑，有識盡然。」

三章論將幸亳州，曰：「國家近日多效唐明皇所為。且明皇非令德之君，觀其禍敗，足為深戒，而陛下反希慕之！近臣知而不諫，得非好佞乎？明皇奔至馬嵬，楊國忠既誅，乃諭軍士曰：『朕識理不明，委任失所，近亦覺寤。』然則已晚矣，陛下宜早覺寤，斥遠邪佞，不襲危亂之跡，社稷之福也！」四章論朱能天書，曰：「奸佞小人，妄言符瑞，而陛下崇信之，屈至尊以迎拜，歸秘殿以奉安。百僚黎庶，痛心疾首，反唇腹非，不敢直言。臣不避死亡之誅，聽之罪之，惟在聖斷。昔漢文成、五利，妄言不讎，漢武誅之。先帝時，侯莫陳利用方術奸發，誅於鄭州。唐明皇得靈符寶券，皆王鉞、田同秀等所為，不能顯戮，今日見老君於閣上，明日見老君於山中，大臣屍祿以將迎，端士畏威而緘默。及祿山兆亂，輔國劫遷，大命既傾，前功並棄。今朱能所為是已。願遠思漢武之雄材，近法先帝之英斷，中鑒明皇之召禍，庶幾災害不生，禍亂不作。」

爽之論諫，雖魏鄭公、陸宣公不能過也。

赦恩為害赦過宥罪，自古不廢，然行之太頻，則惠奸長惡，引小人於大譴之域，其為害固不勝言矣。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，前云：「罪無輕重，常赦所不原者，咸赦除之。」而又曰：「十惡五逆、屠牛、鑄錢、故殺人、合造毒藥、持仗行劫、官典犯贓，不在此限。」此制正得其中。當亂離之朝，乃能如是，亦可取也，而今時或不然。

代宗崇尚釋氏唐代宗好祠祀，未甚重佛。元載、王縉、杜鴻漸為相，三人皆好佛。上嘗問以「佛言報應，果為有無」。載等奏：「國家運祚靈長，非宿植福業，何以致之？福業已定，雖時有小災，終不能為害，所以安、史有子禍，僕固病死，回紇、吐蕃不戰而退，此皆非人力所及。」上由是深信之，常於禁中飯僧，有寇至則令僧講《仁王經》以禳之，寇去則厚加賞賜。胡僧不空，官至卿、監，爵為國公，出入禁闈，勢移權貴，此唐史所載也。予家有嚴鄂撰《三藏和尚碑》，徐季海書，乃不空也，云：「西域人，氏族不聞於中夏，玄、肅、代三朝皆為國師。代宗初以特進、大鴻臚表之。及示疾，又就臥內加開府儀同三司、肅國公。既亡，廢朝三日，贈司空。」其恩禮之寵如此。同時又有僧大濟，為帝常修功德，至殿中監。贈其父惠恭充州刺史，官為營辦葬事，有敕葬碑，今存。時兵革未盡息，元勳宿將，賞功賦職，不過以此處之，顧施之一僧，繆濫甚矣！

光武符堅漢光武建武三十年，群臣請封禪泰山。詔曰：「即位三十年，百姓怨氣滿腹，吾誰欺，欺天乎？若郡縣遠遣吏上壽，盛稱虛美，必髡，令屯田。」於是群臣不敢復言，其英斷如此。然財二年間，乃因讀《河圖會昌符》，詔索《河雒》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，遂為東封之舉，可謂自相矛盾矣。符堅禁圖讖之學，尚書郎王佩讀讖，堅殺之，學讖者遂絕。及季年，為慕容氏所困，於長安自讀讖書，云：「帝出五將久長得。」乃出奔五將山，甫至而為姚萇所執。始禁人為讖學，終乃以此喪身亡國。「久長得」之兆，豈非言久當為姚萇所得乎？又姚與遙同，亦久也。光武與堅非同日語，特其事偶可議雲。

周武帝宣帝周武帝平齊，中原盡入輿地，陳國不足平也，而雅志節儉，至是愈篤。

後宮唯置妃二人，世婦三人，御妻三人，則其下保林、良使輩，度不過數十耳。一傳而至宣帝，奢淫酣縱，自比於天，廣搜美女，以實後宮，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，遂同時立五皇后。父子之賢否不同，一至於此！

唐觀察使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，後改為採訪處置使，治於所部之大郡。既又改為觀察，其有戎旅之地，即置節度使。分天下為四十餘道，大者十餘州，小者二、三州，但令訪察善惡，舉其大綱。然兵甲、財賦、民俗之事，無所不領，謂之都府，權勢不勝其重，能生殺人，或專私其所領州，而虐視支郡。元結為道州刺史，作《春陵行》，以為「諸使誅求符牒二百餘通」，又作《賊退示官吏》一篇，以為「忍苦哀斂」。陽城守道州，賦稅不時，觀察使數誚責，又遭判官督賦，城自囚於獄。判官去，復遣官來按舉。韓愈《送許鄆州序》云：「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，不以實應乎府，為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，不以情信乎州，財已竭而斂不休，人已窮而賦愈急。」韓臯為浙西觀察使，封杖決安吉令孫漸至死。一時所行大抵類此，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。今之州郡控制按刺者，率五六人，而台省不預，毀譽善否，隨其意好，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。

冗濫除官自漢以來，官曹冗濫之極者，如更始「灶下養，中郎將，爛羊頭，關內侯」，晉趙王倫「貂不足，狗尾續」，北史周世「員外常侍，道上比肩」，唐武後「補闕連車，拾遺平門」之諺，皆顯顯著見者。中葉以後，尤為泛濫，張巡在雍丘，才領一縣千兵，而大將六人，官皆開府特進，然則大將軍告身博一醉，誠有之矣。德宗避難於奉天，渾瑊之童奴曰黃芩，力戰，即封渤海郡

王。至於僖、昭之世，遂有「捉船郭使君」、「看馬李僕射」。周行逢據湖湘，境內有「漫天司空、遍地太保」之譏。李茂貞在鳳翔，內外持管籥者，亦呼為司空、太保。韋莊《浣花集》有《贈僕者楊金》詩云：「半年勤苦葺荒居，不獨單寒腹亦虛。努力且為田舍客，他年為爾覓金魚。」是時，人奴腰金曳紫者，蓋不難致也。

節度使稱太尉唐節度使帶檢校官，其初只左右散騎常侍，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，後乃轉尚書及僕射、司空、司徒，能至此者蓋少。僖、昭以降，藩鎮盛強，武夫得志，才建節，其資級已高，於是復升太保、太傅、太尉，其上惟有太師，故將帥悉稱太尉。元豐定官制，尚如舊貫。崇寧中，改三公為少師、少傅、少保，而以太尉為武階之冠，以是凡管軍者，猶悉稱之。紹興間，葉夢得自觀文殿學士，張澄自端明殿學士，皆拜節度。葉嘗任執政，以暮年擁旄，為儒者之榮，自稱葉太尉。張微時用鄧詢武給使恩出身，羞為武職，但稱尚書如故，其相反如此。

五代濫們五代之際，時君以殺為嬉，視人命如草芥，唐明宗頗有仁心，獨能斟酌援救。天成三年，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：有百姓二人，以竹竿習戰鬥之事。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，敬瑭殺之。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，方知悉是幼童為戲。下詔自咎，以為失刑，減常膳十日，以謝幽冤；罰敬瑭一月俸；渾公兒削官、杖脊、配流登州；小兒骨肉，賜絹五十匹，粟麥各百碩，便令如法埋葬。仍戒諸道州府，凡有極刑，並須仔細裁遣。此事見《舊五代史》，《新書》去之。

太一推算熙寧六年，司天中官正周琮言：「據《太一經》推算，熙寧七年甲寅歲，太一陽九、百六之數，至是年復元之初，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，太一有百六之厄，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。陽九、百六當癸丑、甲寅之歲，為災厄之會，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，可以消災為祥。竊詳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巽宮，故修東太一宮於蘇村；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，故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。望稽詳故事，崇建宮宇。」詔度地於集禧觀之東，於是為中太一宮。時王安石擅國，盡變亂祖宗法度，為宗社之禍，蓋自此始，雖太一照臨，亦不能救也。紹熙四年癸丑、五年甲寅，朝廷之間殊為多事，壽皇聖帝厭代，泰安以久疾退處，人情業業，皆有憂葵恤緯之慮。時無星官歷翁考步推蹟，庸詎知非入元、復元之際乎？

趙丞相除拜紹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，以太中大夫、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為特進、右丞相，議者或謂國朝無宗室宰相，且轉官九級非故事。趙上章力辭，不肯入都堂蒞職。越六日，詔改除樞密使，依宰臣超三官。又二日，制除正議大夫、樞密使。邁考按故實，宣和二年，王黼自通議大夫、中書侍郎拜特進、少宰，凡遷八官，黼受之。靖康元年，吳敏自中大夫、知樞密院，拜銀青光祿大夫、少宰，亦遷八官，敏辭之，但以通議就職。秦檜當國，以其子熿為中大夫、知樞密院，已而除觀文殿學士，恩數如右僕射，遂暗轉通奉大夫，逾年，加大學士，徑超七秩為特進，熿處之不疑。捨此三人外，蓋未之有。若自宰相改樞密使，唯夏竦一人。是時以陳執中為昭文相，竦為集賢相，御史言：「竦向在陝西，與執中議論不協，不可同寅政地。」於是貼麻改命，而初制不出。今汝愚先報相麻，後報樞制，乃是經日已久，因固辭以然。又按國史，明道二年，宰臣張士遜、樞密使楊崇勛同日罷，士遜以左僕射判河南府，崇勛以節度使、平章事判許州，明日入謝，崇勛班居上。仁宗問之，士遜奏曰：「崇勛係使相，臣官只僕射，當在下。」即再鎖院，以士遜為使相。是時，學士盛度當制，猶用士遜作相銜，論者非之，謂應用僕射、河南為前銜也。乾道二年，葉顥以前參知政事召還，為知樞密院，未受告而拜左相，邁當制，以新除知樞密院結銜。今汝愚拜相宣麻，已閱八日，故稱新除特進、右丞相。二者皆是也。

唐昭宗恤錄儒士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，左補闕韋慶奏：「詞人才子，時有遺賢，不沾一命於聖明，沒作千年之恨骨。據臣所知，則有李賀、皇甫鬆、李群玉、陸龜蒙、趙光遠、溫庭筠、劉德仁、陸逵、傅錫、平曾、賈島、劉稚珪、羅鄴、方乾，俱無顯遇，皆有奇才，麗句清詞，遍在詞人之口，銜冤抱恨，竟為冥路之塵。伏望追賜進士及第，各贈補闕、拾遺。見存唯羅隱一人，亦乞特賜科名，錄升三署。」敕獎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。次年天復元年赦文，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，有久在名場，才沾科級，年齒已高者，不拘常例，各授一官。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：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，曹鬆年五十四，王希羽年七十三，劉象年七十，柯崇年六十四，鄭希顏年五十九。詔光問、鬆、希羽可秘書省正字；象、崇、希顏可太子校書。按登科記，是年進士二十六人，光問第四，鬆第八，希羽第十二，崇、象、希顏居末級。昭宗當斯時離亂極矣，尚能眷眷於寒儒，其可書也。《撫言》云：「上新平內難，聞放新進士，喜甚，特敕授官，制詞曰：『念爾登科之際，當予反正之年，宜降異恩，各膺寵命。』時謂此舉為五老榜。」